

——冰点特稿第 1331 期——

搭车，从南京到乌鲁木齐

——一个日本人在中国的“社会实验”——

□ 谷河警

我是个日本人，生在日本，长在日本，对日本的了解也算透彻。反观“海外”，我几乎一无所知。我认为，“海外”是体验全新生活的绝佳机会。而对于像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而言，肯定藏着我尚未见过的“世界”。正是这种想法，让我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

我在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硕士，2025 年的寒假，当我终于可以说不一口还不错的中文，毅然决定展开一段旅程——30 天以内完成搭便车从南京到新疆之路。

为什么要选择搭便车呢？原因很简单：一是，没钱；二是，文化寄托于人。

出发

为了准备这次旅程，我提前两周做起功课。

首先是“路线”：江苏南京→湖北武汉→重庆→四川→贵州→甘肃兰州→甘肃敦煌→新疆哈密→新疆吐鲁番→新疆乌鲁木齐。当然，这是理想中的线路，现实中搭车行程会有变更。

第二项准备是“装备”。南京一月中下旬的平均气温 1 摄氏度，而终点乌鲁木齐约零下 20 摄氏度。我准备了帐篷、睡袋、厚羽绒服、手套、应急食物、拍摄设备、地垫、中国地图、笔记本电脑，以及 1000 元的旅行基金。最终我决定使用行李箱来装这些物品，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

第三项准备是“测试睡眠环境”。因为资金有限，我在网上购买了 239 元的帐篷、55 元的地垫和 250 元的睡袋。出发前两天，我特地在学校的足球场草坪上试睡了一晚，那天的气温是 1 摄氏度。实际感受是——冷，真的冷。于是我决定再多带几件冬衣。

1 月 21 日，中国农历的腊月二十二，我从南京大学南门出发。仅仅在校外加油站拦车两小时，就有一位在加油站工作的年轻小哥愿意载我上高速。

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搭车。那是一位热情的南京青年。高中毕业后他就一直在加油站工作。他酷爱汽车，曾梦想开车环游中国。“我以前也有像你这样的梦想，但始终没迈出那一步。看到你，我心里被触动了。”他这样告诉我。

我们一路前行，开了大约一个小时，抵达了南京最边缘的八卦洲服务区。这是我第一次踏入中国的高速公路服务区。让我惊讶的是：这里不仅干净宽敞，而且上下行车道之间居然可以徒步穿行。简单吃了晚饭，晚上 8 点左右继续搭车。但当天没有找到合适的车。我告诉自己，这将是长久战，要保持良好的生活节奏——搭起帐篷，进入梦乡。就这样，第一天我以顺利的开始画上了句号。

过春节

第二天中午，我神清气爽地醒来。然而，不管我怎么招手，怎么尝试，就是找不到愿意载我一程的车。直到晚上，我才碰上愿意搭载我的人——3 位 30 岁左右的中国男子。路上，他们和我聊起了当今中国年轻人与上代之间的相似之处。

“我们是 19 岁开始打工的。现在的年轻人拼命读书考大学。每一代人都在拼。”——这句话尤其让我印象深刻。透过这 3 位司机的谈话，我听到了现实中国普通年轻人的真实心声。

旅程进行得还算顺利。当天晚上，又是一组 3 人帮接了我。他们是返乡过春节的朋友们，车里笑声不断，气氛轻松愉快。

我坐在副驾驶座，听着驾驶员感叹：“中国春节的文化氛围，比起以前，已经淡了很多。”

我曾通过中国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学习中文，因此一直期盼能体验那种热闹又温馨的春节氛围，但现实可能与想象大不相同，这让我有些落寞。

途中，司机不时用手捂着肚子，似乎身体不太舒服。数个小时后，我抵达了三角元服务区。

第四天早晨，天降细雨。我突然腹泻，发烧，更让人头痛的是，服务区几乎不售卖药品。

第五天，我终于撑不下去，决定去附近的旅馆休息。这座名为“太和”的小镇，位于安徽省阜阳市，意外成为我此次旅程中第一个真正踏足的城市。

身体虽未痊愈，但已经能勉强起身活动了。我走出旅馆，被一位本地人拦住。他一边醉醺醺地晃着，一边热情地和我说话。虽然那时才中午 12 点左右，他已喝得面红耳赤。他带着孩子回到太和老家过年，看起来连回家路都找不到了。

我看着他被小娃拉着踉跄前行的身影，第一次，感受到了“春节”这两个字的温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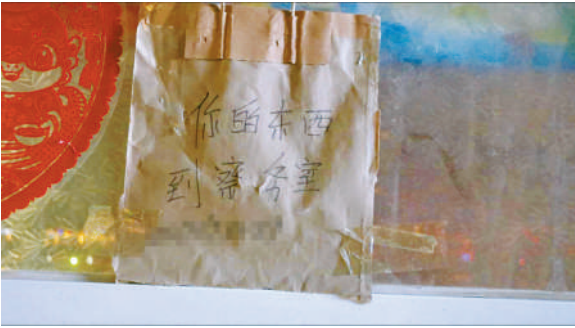
当晚凌晨一点左右，我继续在服务区的搭车。正当我以为这夜又要失望而归时，一位大约 60 岁的白发男子出现了。他说目的地是西安，而我正好要去中途的洛阳。他告诉我，他是从福建一路开车过来的。当他从福州出发时，还穿着短袖短裤，而遇到我时，身上已经换上了厚实的羽绒服。

越接近洛阳，窗外逐渐变得银装素裹。他忽然说起了他的儿子。“我儿子去日本留学了，现在正在日本找工作。”

我听得一愣。我能感觉到，这个父亲，对日本可能有些复杂的情感。我从未仔细想过，中国父母对于孩子留学日本到底是



谷河警乘坐“绿皮火车”返回，在 56 小时车程里回顾全部旅程轨迹。



谷河警在兰州游玩时，曾将行李寄存在景区一家小店，店主收摊时将其行李送到派出所，并留下字条。

怎样一种心情。考虑到中国人极为看重家庭，也考虑到他这一代人对日本的印象，我开始慢慢理解他的心情。

思绪万千中，我抵达了此行的第二座城市——洛阳。由于高速公路上无法直接打车，我从员工通道离开服务区，走了将近 30 分钟，终于步入市区，招来出租车，赶往与朋友约定的地点。

在出租车里望洛阳的街景，我忽然觉得这座城市某些地方和我的故乡京都都有几分相似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京都在历史上正是模仿洛阳建造的。

在朋友家的床上，我一觉睡到自然醒。久违的床铺让我彻底释放了疲劳。醒来后，我便和朋友一同前往洛阳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——龙门石窟。

这是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后留下的宝贵印记之一。站在巨大的石佛面前，我不禁屏住了呼吸，那神圣、庄严、历经千年风霜仍屹立不倒的身姿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我曾就读于一所佛教男子高中，此刻在这里感受到一种说不清的“因缘”。

逛完石窟，返回朋友家，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“中国除夕”。晚餐并不像我想象中《家有儿女》里的那样热闹非凡，却有家人团圆的温馨。虽然没有鞭炮齐鸣、锣鼓喧天，但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前，那种氛围依旧让我感动。

吃过年夜饭，我们一边听着窗外不绝于耳的爆竹声，一边看春晚。之后还燃放手持烟花“驱邪纳福”，我在中国迎来了第一次“跨年”。

大年初一一早，朋友的父亲给了我一个红包——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收到“红包”，激动又新鲜。

我告诉他，我想亲身体验一下中国新年的气氛，他听后毫不犹豫地带我一起“串亲戚”。

在那一户又一户的亲戚家中，我看到无数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吃饭聊天，孩子们在屋里追逐打闹，大人们端着茶杯寒暄。那一刻，仿佛真的走进了《家有儿女》的世界。

这份“春节串亲戚”的传统文化，仅靠文字是感受不到的，只有亲自经历，才能明白“家族”的深厚含义。与日本新年相比，中国人在过年期间展现出来的“家庭与亲情的凝聚力”，令人动容。

我们还特意前往洛阳有名的白马寺。这里被誉为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之一，而我们所就读的佛教高中所属宗派“净土真宗”便是在这里诞生的。寺内建有来自 4 个国家的佛教建筑，已然成了中外游客汇聚的景点。由于是大年初一，游人如织，很多地方都需排队近一个小时。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拖家带口前来祈福的家庭，一团团的游客挤满了广场。

站在人海之中，我切身感受到——对中国人来说，春节不仅是节日，更是信仰与文化的延续。

一个不喜欢日本人的中国人让我搭车

吃过午饭，我继续我的搭车旅程。春节期间，服务区的车流量异常稀少。但仅仅等待了 30 分钟，就有一位男子愿意载我一程。天刚蒙蒙亮，我抵达了西安郊区的服务区。这是我此行到达的第三座城市。

我马不停蹄地前往著名景点“兵马俑”。景区内游客如潮，得排队两个小时才能入场。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看到的新闻：“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春节期间不回家，而是去旅游。”此情此景，让我深感

认同。

这天晚上，我没有返回市区服务区，而是选择在秦汉新城渭河湿地公园扎营，听着风声入睡。

大约上午 11 点半，我被鸟鸣声唤醒。这一天，一位在小红书上关注我的西安粉丝说愿意请我吃饭。

他带我去了“汉长安城遗址”，这是继洛阳的龙门石窟之后，我参观的第三个世界文化遗产。那是西汉时期的宫廷遗迹，宫城广阔到无法一眼望尽，即使坐着电动观光车，也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勉强逛完。

逛完后，我便回到了汉城服务区。距离下一站兰州还有整整 635 公里，我心里焦急，不想耽误时间，于是没休息便开始继续拦车。但无论怎么努力，车始终没影。直到凌晨 6 点，疲惫彻骨，我终于撑不住，在服务区分主楼前扎起帐篷，和衣而眠。

早上 8 点左右，我被爆竹声惊醒。迷迷糊糊，一看表——才过去两个小时。让我惊讶的是，那爆竹声并不是为了庆祝，而是服务区工作人员用来驱赶我帐篷的手段。他们用扫帚戳帐篷，表示：“这里不能摆！”

协商后，他们允许我把帐篷挪到大楼前的一角，疲惫睡了一觉。

下午两点，阳光直射在我脸上，我被晒醒。这时我发现，自己的皮肤已经出现异样——连日来中午才醒的作息，让我每天在帐篷里暴晒数小时，脸上的皮肤已经开始脱皮。

再加上几天未曾洗澡，身体散发出明显的异味，帐篷内充斥着我自己的体臭。虽然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，但这段时间，对我而言，是一种“微妙却真实的煎熬”。

依旧没有车愿意带我走。夜晚来临，我无奈地再次搭起帐篷，睡了下去。

我依旧在中午时分被太阳晒醒。已经习惯了用湿纸巾简单擦拭身体，然后就开始新一轮的搭车尝试。坦白说，那时的我有些心灰意冷。可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几个熟识的服务区员工笑着递给我一串鞭炮，鼓励我：“加油啊！”

我点燃了鞭炮。一瞬间，情绪翻涌，我重振精神，开始招车。果真不然，一辆车停了下来。司机是一位 30 岁左右的男子。他的那句话，彻底颠覆了我的世界。

他说：“我讨厌日本。”

起初，我以为听错了。他甚至补充说：“不喜欢日本人。”

车内气氛立刻变得凝重。我心中满是疑惑，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既然讨厌日本人，为什么还愿意载我？”

他平静地答道：“帮助别人，已经成为我的习惯。无论是谁，只要看到有人遇到困难，我就一定会出手相助。这只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而已。我确实不喜欢日本人，这一点没有变，但眼前这个需要帮助的人是谁，对我来说，根本不重要。”

我呆住了。这段话，看似简单，却重重击打在我心上。“助人”这两个字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它意味着牺牲自己的时间、精力，且不求回报。很多人，在“帮人”和“划算不划算”之间犹豫。但这位司机，从小将“助人”当成习惯，无论对象是谁。

我觉得，也许这份信念，会在我日后的人生中埋下不可磨灭的种子。他不仅载了我一程，更让我重新思考了“善良”到底是什么。我打心底感谢他。希望有一天还能再见到这个男人，我一定会亲口向他道谢。

继续向西

其实，从旅程伊始，我就用自己的方式，做可以“真正触达人心”的社会实验。

方法非常简单：我在高速服务区举牌拦车，询问对方是否愿意让我搭车。如果对方说“愿意”，我就告诉他：“其实，我是日本人。”然后观察他的反应，看他是否因为这个身份而拒绝我。

我将这个反应统计下来，得出一个“在真实的民间场景中，中国人对日本人有实际排斥行为的比例”。

旅程初期，在安徽省的林东半岛服务区，我就遇到了一位直接说“不”的人。他是目前唯一一位在得知我是日本人后，明确拒绝我搭车请求的人。

然而，当我回忆起后来那位曾坦言“讨厌日本”，却仍愿意让我上车的人的男性时，心中不禁产生另一个念头：“或许，从此以后，不会再有人说‘不’了。”

第 14 天，我抵达了眉县服务区。距离兰州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，我没时间多想，立刻继续搭车。仿佛是命运安排，仅仅过了 1 分钟，有一辆车停了下来。车里是一对国际情侣——中国男性与外国女性。女人毕业于清华大学，而我曾在北大短暂交换过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“学姐”。他们也说出了相似的话：“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梦想，只是没能实现。看到你，让我们重新燃起了勇气。”

抵达宝鸡西服务区后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停车场里一半以上的车辆，竟然都是越野车。虽然停车场有很多“甘”字车牌，但没有一辆愿意载我。原因很现实：这里没有大城市，车主们大多是长途驾驶，需要几人轮换上路，车上已经坐满了，也可能是长途劳顿，让他们无暇承担更多的负担。

天色渐暗，服务区的气温降至零下 2 摄氏度，我竟然已经在寒夜中招车了一整晚。

太阳升起，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噙着之前第三位司机送给我的瓜子，改变策略，坐在厕所前招手拦司机。同时，我每隔 30 分钟巡视停车场一次。一对 60 多岁的老夫妻停了下来，他们来自甘肃岷县，是一对农民工。我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载我，他们笑着说：“反正空着座，你在不在都一样。”

他们生活简单，说话直接，没什么顾虑。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与农村出身的老百姓深度接触。最大的感受是——他们真的很爽快。

我们一起去往鸳鸯服务区。这里距离兰州只剩 198 公里了。刚一下车，我就被一位比我年长两岁的哥哥拉上了车。他在兰州工作，正返回单位。他说：“我年轻时候也想这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。”这句熟悉的话，让我会心一笑。

从西安出发整整 3 天后，我终于抵达了兰州。这时，我已疲惫不堪，决定不再在外扎帐篷过夜，而是选择了附近的网吧。这家网吧的“过夜”价竟然只要 20 元，简直是天堂。我窝在暖气房的转椅里，带着满足沉沉睡去。

兰州，我此行的第四座大城市，有 4 个必须完成的目标：看兰州水车、看黄河与中山桥、登白塔山、吃一次正宗的兰州牛肉面。

让我惊艳的是，这座城市的背后，竟有连绵雪山伫立，仿佛身处西部某座高原城市，完全颠覆了我对“中国北方城市”的刻板印象。

我先坐公交车前往兰州水车园。可惜作为外国人，无法使用支付宝开通公交卡，我呆站在车上，一位女性二话不说，帮我付了车费。这股陌生人的温柔，再次让我心头一暖。下车后，我终于见到了黄河畔的巨大水车群，视觉冲击感让人震撼。

接着我前往中山桥。那是一座由德国、美国与中国三方共同建造的百年铁桥。桥



谷河警与第一位让他搭车的司机合影留念。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



京新高速途中，谷河警说，这是这辈子不会忘记的雪山风景。



谷河警在洛阳龙门石窟。

下便是滔滔黄河，桥上人山人海，这座“黄河第一桥”果然名不虚传。

过桥后，便是第三站——白塔山。白色的古塔坐落在山顶，我把行李寄存在山下的小摊铺，开始攀登。

约半小时后，我站在山腰望出去——脚下是黄河，身边是古塔，前方是密集高楼与雪山共存的天际线，那一刻，仿佛置身“黄河版曼哈顿”。

夕阳西下，我下山准备取行李，却发现摊铺已经关门，老板娘也不见踪影。眼看天色渐晚，我正焦急地在店门前踱步，一位路人叫住了我。“你是来拿行李的吧？老板娘把你的东西送去派出所了，门口贴着一张纸写着‘你的东西在警务室’！”她指着门上的袋子，那是店主留的提醒纸条。这让我感受到——越往西，似乎中国人越热情。

我取回行李后，吃了“招牌兰州牛肉面”。午夜 12 点左右，我回到了兰州北服务区。

这天有作业要赶，我手冻得发麻，打字极其困难，一位年轻的司机小哥告诉我：“这里的‘司机之家’房间虽无床，但有沙发与暖气，晚上可以进去取暖。”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降救星。我脱下羽绒服和三层棉裤，好久没有脱衣服，这给我带来了释放的感觉。心虚地坐在桌前，终于有种“人在屋中，心也暖了”的感觉。

早晨，我在温暖的房间沙发上缓缓睁开眼。今天的目标，是距离此地 934 公里外的敦煌。这是一段极为漫长的路程，有很多司机说，“这里很少有车是去敦煌方向的，而且绝大多数都不经过这个服务区。”

那一天，我几乎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打了招呼、打过话，但直到夜幕降临，也没等来一辆合适的车。可这一天，并不算熬。因为这个服务区里有暖气、有沙发。我安然地度过了一个悠闲的晚上，在温暖的房间里，安心入睡。

终于，车找到了。也许是我在服务区待得太久了，几个员工特地出来为我送行，大喊：“一路顺风！”那位载我的男车主比我小两岁，正要返回新疆工作。

我们一路驶向西北，车行约两小时后，他把车放在了安门服务区。初听这个名字我毫无概念，可一下车，我就明白了——这里完全不一样。这里的建筑带有浓厚的藏族风格，门窗雕花，色彩艳丽，连服务区的路牌都印着藏文。这是一个位于海拔 3500—4000 米的服务区，属于一个藏族自治县。

我在这里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，建筑、服饰、语言，都与中原不太相同，我感到无比幸运，能在这里独特的地方短暂停留。但好运似乎就此耗尽——这一夜，我没有等到下一辆车。

深夜 3 点，气温跌至零下 17 摄氏度。我把几把塑料椅子拼起来当床，钻进睡袋，蜷缩在服务区角落，试图入眠。外面是寒风、星空、沉寂的高原。

已有一周没洗澡的我，醒来后第一件事，付了 10 元，走进服务区的淋浴区。热水流出身体的瞬间，我几乎感动到想哭。可洗完出来，皮肤反而变得更糟了——也许是洗去了厚厚的油脂保护层，面对干燥刺骨的空气，皮肤立刻开始开裂脱屑。

我走出洗浴间，迎面看见马牙山，一座高达 4447 米的雪山，如同天神般伫立在前方。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比富士山还要高的山峰和山脉。阳光照在山顶，雪光刺眼，我站在原地久久不能移开视线。那一刻，语言已无法形容我内心的震撼。

终点

正当我扛着“请带我去乌鲁木齐”的纸

板苦等车时，一辆 SUV 停在了我面前。驾驶者是位来自甘肃的汉族男子。他带着家人一起在老家过年，此刻正要返回新疆的工作单位。我好奇地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去上海、深圳这种大城市发展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喜欢新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神坦率，语气笃定：“就像喜欢上一个女孩，我就是喜欢这里，所以留下来。”

我笑了。这世上最动人的理由，从不需要解释。

这一夜，最低气温达到惊人的零下 20 摄氏度。天还没亮，我就冻醒了。缩在睡袋中瑟瑟发抖，却忍不住内心的激动——我已经走完了三分之二的路程。虽然身体疲惫，神经却悄悄兴奋起来。这场旅程，真的快接近终点了。我裹着衣物，在服务区内散步取暖。整个停车场一大早就热闹非凡，原来是——太冷了，很多车的发动机直接被冻坏了。人们围在车头，用热水烫引擎，等待太阳升高解冻。

我照例站在厕所门口求搭车，然而停在我面前的，是一辆价值几百万元的顶级 SUV。

“我们在环游世界，现在目标是法国。”一男子爽朗地说。两辆 SUV，一队兄弟，他们热情地邀请我搭车前行。

那位司机似乎有过英语国家的留学经历，谈吐之间流露出一种开阔的视野。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顶级 SUV，是那一种在戈壁滩上奔腾的稳定性与通过力，就足以让我难忘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他们的车上居然挂着两块车牌。他们解释说，其中一块标识有“救援”的牌照，是在无人区“救援他人”的专用牌照。他们不仅为了自己而开车，更肩负着在沙漠中救人的责任感。

我在心中暗暗立下个目标：“将来有一天，我也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越野车。”

由于路线方向的关系，我在敦煌前的瓜州县下了车。这里，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，而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中央，矗立着一座孤独而庄严的雕塑——“大地之子”。这座雕塑出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之手，雕像仿佛从地底生长出来，头颅高昂，身姿沉稳，像极了这片土地本身的化身。

在雕像四周的戈壁滩上，生长着一种叫骆驼绒的植物，我伸手轻轻一捏——“啪”地就碎了。那种干燥、脆弱、仿佛不是植物而是石头的质感，让我真切意识到，自己置身于沙漠地带。

我举牌搭车，一位住在附近的热心大叔停下了车，表示愿意送我到下一个服务区。就这样，我顺利抵达布隆吉服务区。从这里到乌鲁木齐，只剩下 1038 公里。但当天夜里实在太冷了，寒风如刀割般刺骨，我完全没有搭车的意愿。于是我对自已说：“剩下的路，明天再继续吧。”我裹紧睡袋躺在服务区室内的椅子上，在刺骨寒意与静谧寂寥中，缓缓进入梦乡。

清晨，温度依旧是刺骨的零下 16 摄氏度。我从椅子上睁开眼，拉了拉已经结霜的睡袋。心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念头：这，很可能是最后一辆车了。于是，我开始做一件久违的事。

我走到服务区里的人群中，开始挨个问：“你觉得我能从南京一路搭车，成功到达乌鲁木齐吗？”所有人，都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能，肯定能！”简单的肯定，却让人心头一热。就在这时，一位与我已熟识的服务区员工默默递给我一碗早餐。我吃着热气腾腾的稀饭，心里升起从未有过的坚定。于是，我再一次站起来，拿起纸板，开始寻找这趟旅程的“最后一辆车”。

大约两小时后，一辆车停在我面前。司机是一个 20 多岁的青年，甘肃人，目前在新疆一所中学当美术教师。我们一路北上，抵达哈密服务区，这里热闹如集市，完全不像身处高速公路，穿着民族服饰的人们穿梭其间。服务区里有大块的羊肉、带骨的烧烤、烤包子、手抓饭，还有烤馕、酸奶、奶茶，浓烈、鲜香。

饭后，我们继续上路，在海拔上升、气温骤降的时刻，群山之间突现一道巨大的雪山彩虹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“雪虹”。彩虹不在雨后，而是在雪中，我仿佛穿越到了童话世界。

已经晚上七点半了，可天空中依旧亮如白昼。打电话给南京的朋友才知道——原来新疆与东部有两个小时的时差。我感受到的不是时差，而是这个国家的辽阔。

2 月 11 日 0 点 57 分，我抵达了乌鲁木齐三坪服务区。我原以为会落泪，甚至幻想过下车的瞬间会跪在地上放声大哭。可那一刻，我的内心无比平静。

这趟旅程让我经历了：冬日雪夜的帐篷苦寒，腹泻发烧的极痛痛苦，东西丢失后的慌张与感激，以及一个个让我震撼的善良“中国普通人”的真实面孔，还有无数的人生第一次体验。

我不是完成了一次搭车，而是穿越了一个民族的真实肌理。

凌晨两点，我的一个少数民族朋友来迎接我。我将在他家住上 3 天，开始真正意义上的“新疆生活”。

最后，我踏上了回程。我的返程方式，是绿皮火车。从乌鲁木齐发车，耗时整整 56 小时，最终回到南京。我买的是“无座票”，窗外，景色缓缓流动，我走过的城市，像电影的回放，也像记忆的沉淀。

第 29 天，凌晨 1 点，我回到了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南门——旅程的起点。

我在旅程之初设定了一个“社会实验”：询问是否愿意让我搭车——如果对方说“愿意”，我便告诉他“我是日本人”——观察他们是否会因此改变主意。

最终，17 位司机中，仅有 1 位在得知我是日本人后拒绝了我。也就是说，94.1% 的“愿意载我”的人，即便知道我是日本人，依旧选择了善意与帮助。这不是什么民调数据，也不是什么官方问卷，而是真实生活中，人对人的反应。对我来说，它比任何统计都要宝贵。因此这是我用双脚走出来、用眼睛看出来、用心感受出来的——中国。